**nation (state)/国(Guó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Final Remarks | Matthias Middell, HUANG Ping, LAU Kin-chi | 21 Mar 2022 |

像国和民族国家（nation-state）这样的术语，在欧洲和中国的历史中，当然都有其不同的起源，其含义也伴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——尽管它们总是如此不同，以至于它们不能/不应简单地互译—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不同的时刻，作为中欧之间在历史上经由对方，进行智识交流的结果。这一结果，是创造性地挪用了在各自的对方语境（context）下，所赋予给术语的意义。在所有这些语境下，国和民族国家所带来的，是对某种同质化的期望，以及对成功克服帝国时期典型（种族的、文化的、地区的等）多样性的期待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我们业已了然，随着帝国之臣民，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，或是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成员（members of country），这一希冀已部分实现，但多样性仍未消失。与之相悖的是，我们看到，在民族国家正式建立前的时代，多样性的遗存一再出现——要么是殖民背景下的遗留，要么是曾让共同体融入帝国环境的努力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，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，也许不是一再描述产生国家观念，以及民族国家实践的同质化能力中的雄心和期望。而是审视历史上已然经历过的诸多路径，并如何在国有化（nationalization）的交织成群，与跨国关系和全球纠缠的日益增长之影响的条件下，去处理多样性。